

第八章

藝術言語是反語言

中國書法不僅僅是文學在美學意義上的傳延，它也是中國古典畫即「水墨畫」的雛形。這意味着，繪畫語言，以及廣而言之，一切藝術的語言與話語語言的生成進程是反向的，話語語言是將現實提煉為通過精神可操控的抽象象徵。而藝術是通過所選材料對現實進行詮釋，將抽象思維具象化，因此藝術語言實際上是種反語言。我們將對此作進一步闡述。

絲帛或紙質上的水墨畫出現之前，古代中國曾經盛行一種由不同圖像組成的裝飾壁畫，用於美化重要建築，如宮殿、寺院和陵墓。這些圖像藝術中，有許多石雕與漢磚遺跡留存至今。它們代表一種由工匠參與完成的建築物純圖像藝術。古典繪畫並非來自這種古老的圖像畫，

而是孕育於書法。蒙恬（？-公元前210）發明毛筆後，書法的筆觸自此帶有相當的美學特性，這一美學特性使這些非凡的筆觸不僅應用於書法，也用於表現不僅僅是裝飾性的、而且是純粹的圖像。由此，六朝出現中國特有的水墨畫。源自書法的水墨畫與工匠毫無關聯，而為文人的領域。因此，文人畫非常接近文學構思，和後者一樣，它成為中國藝術理論家所謂「寫意」的另一種方式。寫意並非尋求摹寫現實——紙上水墨之術很難做到，它必須一氣呵成，因為無法在紙上作任何修改，這與希臘畫家宙克西斯（Zeuxis，公元前404-前306）的藝術相反，據其同代人所言，宙克西斯畫葡萄，逼真得讓鳥群垂涎。與此完全相反，王維（公元701-761）的瀑布，李昭道（公元675-758）或董其昌（1555-1636）的山巒，馬遠（1160-1225）的山岩頂上遠眺四周的隱士，這些絕非是透視畫，它們是瀑布、山岩之意念的詩化，其意念源自中國特有的宇宙觀。

不過別弄錯，中國畫家與西方畫家之間的對立，並不是後者着眼於現實而前者着眼於意念，兩者都在意念上着力。達·芬奇在其《繪畫論》中說過：「畫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La pittura è cosa mentale）；雷內·弗朗索瓦·吉蘭·

馬格利特¹給他的一幅煙斗畫題名為「此非煙斗」，因為事實上，藝術家所要體現的是關於煙斗的意念。

而在西方畫家和中國畫家那裏，有關藝術作品的理念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形成的。西方畫家沉浸在《聖經》的創世觀念之中，再加上柏拉圖的神造觀，亞里士多德由此所修正的自然創造觀。由此，西方畫家學習以模仿自然進行創造，他堅信自己就是依照創世者上帝的形象被創造的。而中國畫家完全沒有創造的意念，他沉浸在與上天合一的意念裏，如大儒張載（1020–1077）所寫：「天人合一」，作品中所表達的是內心深處所感受的萬物之含義（寫意），而非通過「寫真」。由於有這種理念，中國畫家更着意任作品本身去表達，而較少去「做」作品：深化藝術家對世界的內在感受，完全在精神世界裏體驗之，其起點不是模仿自然，而是如歷史上偉大的作品那樣去表述自然。因此，中國畫家會表述自己，尤其他們的自然源自深刻的內在性，理想的是一揮而就，完美自然而成。我想到的最近的例子是2018年4月20至21日在杜甫（公元712–770）

1 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 (1898–1967)，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

的故鄉鞏義舉行的關於這位大詩人的討論會。兩天裏，每日有中國茶道，濃濃的綠茶杯盞交錯，和著名的日本茶道不同。在第二天，五、六盞茶過後，靈感來了，紙墨穿梭，請人即興作畫。我的朋友之一，優秀的畫家李曉紅即興畫出幾朵牡丹，會議的組織者劉志偉在上面題字「穀雨牡丹」。²

中國詩書畫相合，與西方文化中屬於實體美術的繪畫和作為精神藝術的文學間存在的斷裂正好形成反差。我們要堅定地跨越這一反差，不能忽視藝術語言的普世性，即與文學語言的抽象性反向，文學是對語言抽象性的昇華，而用材料製成作品，讓感性的品味感復活。中國表意文字正是通過肥羊肉美味的隱喻來表示藝術作品之美，羊肉在中國北方傳統上是上選佳餚，那裏從史前文化開始就深受牧羊影響。而所謂的觀念藝術，那過分的表述，無所不用，自以為客觀，不過是個悖論：沒有品味判斷就沒有美學，而品味判斷是在精神與感性的相遇中形成的。

而且，在語言層面分交際性實用語言和思辨性概念

2 穀雨為中國農曆第九個節氣，四月十日，這個名字頗有詩意：因春雨催生穀芽。

語言，同樣，在藝術的反語言中也存在工匠技藝與美術兩個層面。工匠將想法具體化為實用，美術則通過繪畫、雕塑和音樂等體現美學思想。從石器時代人類出現伊始，就有匠人手製的燧石工具。這種純手工技藝是一種藝術的語言，之後和語言一起發展，直至與今天的科學實踐相關的尖端技術。在拉斯科 (Lascaux) 洞窟、肖維 (Chauvet) 岩洞和科斯奎 (Cosquer) 岩洞發現的史前藝術同屬遠古。人們從交流推進到思辨是不知不覺的，同樣，工匠藝術抹去了簡單手工與美術之間的疆界。

總之，中國表意文字文化極為特殊的水墨畫到書法的書畫血緣關係所揭示的是，語言述行性的普世意義自然意味着對事物進行人為編排，或以工匠方式、或以美學方式將現實抽象化。這一顯著的述行性普遍被神話為具有神奇的或神性話語的創造力。在西方，它被柏拉圖客觀理念論的哲學理論化，理念乃是真實，是理念建構超驗的精神世界，而感性世界則只是理念的摹本。柏拉圖以此推斷出，理念由思辨性語言構成，它們只在理性世界存在，因而它們不是構建起來的知識的對象，而是回憶的對象，旨在喚醒人類靈魂在託生為人之前在超驗世界生存而留有的記

憶。這就是「回憶說」，其誇張度本來足以使柏拉圖理念論失效，但後者在整個西方思想史上繁衍。我們在中國禪宗裏可以看到，與老莊道家融合的佛教正相反，將事物的虛空與真實之幻象相連，後者是語言本在的虛幻閃現。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